

忆周涛

周涛的心劲儿太大了,大得可以高入云天之外。凭着他的才华,他有资格这么牛。牛,劲儿当然就大,一挥手,就是两千多行的长诗,再一挥手,又是两三万言的散文。

他很机智,读他的诗文,可以随时看到他的灵幻文字与机巧慧智,他饱含深情又豪气干云。看他写动物写故乡写西北,除了可以看到他壮阔的胸怀,还可以看到他描写人物事物的深挚与由深挚而发现的新见解,独到深邃,言人所未言,而这见解一旦落入文字的排列中,则又充满了豪壮之气。

他的确是骄傲的,似乎在他的言行里,骄傲是使人进步的阶梯,而谦虚则代表心虚,是不自信,很虚伪的表现。所以,他似乎不太受人待见。周涛无须任何人肯定,他的《神山》《山岳山岳·丛林丛林》,他的《哈拉撒尔随笔》《蠕动的屋脊》《吉木萨尔随笔》《伊犁,一个秋天的札记》等等,像大漠戈壁上的胡杨,巍然屹立在那里。哪怕没有一个人来欣赏,他也傲然挺立在那里,不容任何乌鸦置喙。

事实上,周涛对自己,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,比如他说到自己在“新边塞诗人”中的位置时,就操着略有点沙哑的声音说:“我是愧在杨后,羞于王前啊!”这里的“杨”指诗人杨牧,而“王”则指的是王昌耀。报刊上发表的评论说起“新边塞诗人”,总是以杨牧打头,周涛屈居老二,却又排在昌耀前边。他争强好胜,却知道自己的不如人,这样的自知之明,绝对不是狂妄,不过是另一个维度上的勇于进取。不是吗?周涛永远葆有一股子天真的精气神,作为小老弟,我是多么羡慕他的天真,他的才华与不让任何文坛宿将的那一贯到底的执拗啊!

初识周涛,是1987年冬,兰州军区文学艺术表彰大会期间,后1988年9月,又一同参加全军西南诗会。在去往九寨沟的吉普车上,因为山路崎岖,颠簸异常,我晕车了。这时候,周涛和马合省两位老哥轮流抱着我,那温暖至今依然在心头。其实,我内心一直把周涛当作我的榜样,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。作文做自己的文,做人做自己的人,自构自己的美学世界就足够了,不慕任何伟大人物的任何伟大的经典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我与周涛有十年以上没有来往了,不是不想,而是我怕受影响。我固执地以为,越是喜欢谁,就越要离他远一点,这样才能成为自己,成为一个像自己、有自己味道的人,或作家、诗人。

11月4日下午,我正在深圳梧桐山顶眺望香港沙头角,一则短讯发来,是诗人祁建青告诉我:周涛逝世。我绝对不敢相信,他那么旺盛的生命力,怎么可能呢?之后,朱又可兄弟又讯我:“是的,我刚从医院太平间出来。”惊闻噩耗,让我半天醒不过神儿来。在下山的车上,我想起了他生前曾对我说过的话:我周涛,进可成为国家栋梁,退可成为当今名士。现在,他实至名归了!令我敬仰,缅怀!

相关资料——

周涛(1946—2023),山西人,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。代表作有诗集《神山》《野马群》、散文集《稀世之鸟》《游牧长城》等。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(散文奖)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

复得返青山

花煎饼的生活经验,就是有多大的脑洞也想不出来。所以在当地向导开腔之前,我只能靠着先进科技满足自己的考据癖,让现代识图技术告诉我,它叫金樱子,是双子叶植物药蔷薇科植物。

山间木屋早起早睡的奶奶,就用这花煎饼给一路颠簸、入夜才进门的我们加餐作夜宵。而后每一餐早饭,都有四海碗小菜摆在桌上,耐心等着迟起的我从桌边好大一个电饭煲里盛两碗稀饭。她总是怯怯地问饭菜合不合口,把都市穿梭人群面包、奶酪、煎蛋的“汽车早点”排除在想象之外。孙子辈儿的几个小孩子围坐在灶台边抢着拨弄柴火,奶奶就说“烧着头发可不管”,没那么多弯弯绕绕。夜里洗澡出来,端一盘绿绿的“果果”,也是简单的一句“小妹,你吃。”后来才听当地一位老师说,光泽管这叫“文子”,平常也不做的,因为嫌麻烦。皮是以鼠曲草剪碎磨浆,拌入浸泡磨成糊的米,温火煮成面团后捏成;馅儿是以腌菜、香菇、豆干等搭配上好的笋子、腊肉;最后才像包子似的入笼蒸熟。其工序之繁琐,不禁让人感叹,我们许

是沾了这几个假期跟父母回乡玩耍的小孩子的光。

奶奶住的这座二层小楼,三十几年前建成。屋里没有洗手间,淋浴房在厨房的一角,大概是后来改建的。木质结构的房子不隔音,谁唱歌、谁走路、谁起夜都听得门儿清。除了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吸引力,这恐怕也是年轻人不爱居住的原因之一吧。说来也奇怪,人在刚刚独立时总爱嚷嚷独立空间这回事儿,但凡有一点干涉和打扰都叽歪得不行;可独立久了,就好像吃厌了一人份的便当,有时竟也怀念起挤挤挨挨坐在一处的聒噪了。除做茶外,据说当地妇女间还有“叫茶”的风俗,有啥话不憋着,只消擂好茶,摆好果品,姐妹们进门就拉起家常来。

行程的最后一天起了雾。突如其来的山雨把茶厂低矮的房顶砸得震耳欲聋,我们一面在棚子底下加工包装茶叶的袋子,一面担心明天下山的路怎么走。谁想晚饭后,雨停了一时,雾就沿着山起来了。等不及吃到饱,就被拉着跑进山坳里。房子有窗,窗外有树,树上有弥漫的仙气,眼睛所见终于和小卡片上一样

了。于我,此行全是为了这张照片而来,至此方才没有遗憾,实在惊喜,也实在幸运。照片是站在青钱柳下取的景,对了,干嘛还要矫情地叫学名呢?因为若要叫它“摇钱树”时,十次总有八次会说成“发财树”。有趣的是,这山沟沟里竟连一个商店也没有,沿途唯一经过的小卖部实际什么也不卖,几天下来,我竟一张钞票也没花。若是对茶不上瘾,来这儿没网、没咖啡馆、没奢侈品商店的地方待个把月,大概能治“剁手”。不过,这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生养的茶,喝上一盏,想不上瘾,也难。

多年前,有人兴冲冲地拉我参观小商品市场体验生活;如今,有人伴我车行土路,爬没有台阶的山,睡没有洗手间的木房子。便想起相识的初衷,一是共鸣,一是新知。这一次都有了。朱家潘讲北京,曾引庄尚严一句“苦忆黄沙大北风”,家国沦陷时期,其思乡之心切,连风沙这等讨厌的事都成了好滋味。从武夷山回京的路上,天色随着每一公里黯淡阴沉,直到以雾霾黄沙扑面,我竟怎样也不觉得美。

水中故乡

记不清多少个夜晚,仰望夜空,思念向着故乡疯狂生长。

当年因响应国家号召,支持棉花滩水电站的建设,峰市人民集体搬迁,离开自己心爱的家乡。此后,我们的村庄便孤独地沉没在龙湖水底。多想回去看看,哪怕只剩残垣断壁,然而近在咫尺,我们却再也回不到那片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,不知水底的故乡成了什么样子?我家的泥墙被水泡塌了吗?那条铺满鹅卵石的天街该被厚厚的淤泥覆盖了吧?村口那座石拱桥它还好吗?那条清澈又充满回忆的溪流又成了什么样子……千万次想象仍改变不了它在我记忆中的模样。尽管当年车子开过泥巴公路时尘土飞扬,尽管村庄都是些陈旧的土楼瓦房,尽管空气中还弥漫着泥土、庄稼混合一起的乡土味,但那儿依旧是我最为惦念、最想到达的地方。

思乡的时候,童年那个夏

夜便清晰地浮现在脑海:夜空缀满星星,大地铺满银光。月光下的晒谷坪里,小伙伴们有的追逐着萤火虫,有的边游戏边念着客家童谣:“羊子咩咩,三更半夜……”大人们则围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摇着蒲扇,说庄稼,拉家常,聊八卦。而屋里那盏微弱的煤油灯,在黑夜显得异常冷清。小溪一隅传来阵阵银铃般的笑声,劳动了一天的姑娘们坐在洗衣石上泡脚嬉水,清凉的溪水洗去了她们的倦意。田间小道上偶有电筒光在晃动,那是引水灌溉庄稼的人儿在水渠旁勘察水情。夜渐深了,纳凉的人群散去,人们陆续进入甜美的梦乡,村庄渐渐地安静了下来。夜风中禾苗沙沙细语,虫儿低声呢喃,唯有那池蛙声及偶尔的几声狗吠,显得如此清亮。

待天色迷蒙微亮,宁静的村庄又热闹起来:脚步声,锅碗瓢盆声,鸡鸣狗吠声,还有大人喊孩子起床的叫唤声,汇成一曲激昂交错的交响乐。睡眠

惺忪的孩子们按部就班忙起了家务:挑水,烧火,扫地,放牛,洗衣服,剃猪草……时不时还打打呵欠,伸伸懒腰。晨雾中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是家乡最美的风景。

晨间,清澈见底的小溪边热闹非凡,挑水的,洗菜的,洗衣服的,叽叽喳喳闹成一片。女孩子们高高卷起衣袖和裤腿,站在水中弯腰搓洗着衣物,抡起棒槌一下一下地拍打着衣服。调皮的溪水偷偷卷走堆在一旁的衣服,眼尖的孩子看到后大叫:“谁的衣服被水冲走啦?”大家连忙回头查看,失主双手拎着裤管“咚!咚!咚!”一步溅起一个大水花,追逐着漂流而下的衣服。身后传来一片嘻嘻哈哈的欢笑声。

田间小道上长满了嫩绿的青草,草尖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。放牛娃赤着脚牵着牛绳,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慢慢挪动脚步。百无聊赖,随手摘起一片油草叶,放在嘴里吹着,一声长一声短的,不成调,老牛嫌弃地直扇耳朵。牛儿不紧

不慢地啃着带露水的青草,趁主人不备时头一歪,舌头一卷,偷吃了一大口禾苗,发出脆生生的声响。“嘿!”放牛娃察觉后吆喝一声,猛拽牛绳。牛儿怯生生瞄一眼小主人,眼神里有几分忧怨。太阳爬上山头,雾气渐渐消退,村庄染成一片金黄……

峰市那条长长的街道呀,是童年最向往的地方。还记得当年拥挤的街上,各种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,唯有卖麦芽糖的大爷敲击金属的声音最为清脆悦耳,“叮叮当,叮叮当”还带着一丝甜蜜的诱惑。

纵然时光已远,沉入水中的小山村已有二十年了,但老家的山山水水仍历历在目:春天,那条溪流盛开月季花;夏天,那座铁索桥晃悠着青春期的梦想;秋天,那片田野金灿灿的;冬天,那炊烟在屋顶袅袅升起……

无尽的思念,割舍不断的情怀。想念老家,想念回不去的水中故乡。